

28

75752/8181 D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廿八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一百回

張清瓊英雙建功

陳瓘宋江同奏捷

話說太原縣城池被混江龍李俊乘大雨後水勢暴漲同
二張三阮統領水軍約定時刻分頭決引智伯渠及晉水
灌浸太原城池頃刻間水勢汹涌但見

驟然飛急水忽地起洪波軍卒乘木筏衝來將士駕天
潢飛至神號鬼哭昏昏日色無光嶽撼山崩浩浩波聲
若怒城垣盡倒窩舖皆休旗幟隨波不見青紅交雜兵
戈汨浪難拼霜雪爭義僵尸如魚鼈沉浮熱血與波濤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竝沸須臾樹木連根起頃刻棖題貼水飛
 當時城中鼎沸軍民將士見水突至都是水淥淥的爬牆
 上屋攀木抱梁老弱肥胖的只好上檯上卓轉眼間連卓
 檯也浮起來房屋傾圮都做了水中魚鱉城外李俊二張
 三阮乘着飛江天浮逼近城來恰與城垣高下相等軍士
 攀緣上城各執利刃砍殺守城士卒又有軍士乘木筏衝
 來城垣被衝無不傾倒張雄正在城樓上叫苦不迭被張
 橫張順從飛江上城手執朴刀喊一聲搶上樓來一連砍
 翻了十餘箇軍卒衆人亂攏逃生張雄躲避不迭被張橫
 一朴刀砍翻張順趕上前肱察的一刀剝下頭來比及水

勢四散退去城內軍民沉溺的壓殺的已是無數梁柱門
 扇窻櫺什物屍骸順流壅塞南城城中只有避暑宮乃是
 北齊神武帝所建基址高固當下附近軍民一齊搶上去
 挨擠踐踏死的也有二千餘人連那高阜及城垣上一總
 所存軍民僅千餘人城外百姓却得盧先鋒密喚里保傳
 諭居民預先擺布鑼聲一响即時都上高阜况城外四散
 空濶水勢去的快因此城外百姓不致湮沒當下混江龍
 李俊領水軍據了西門船火兒張橫同浪裏白跳張順奪
 了北門立地太歲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占了東門活
 閻羅阮小七奪了南門四門俱豎起宋軍旗號至晚水退

現出平地李俊等大開城門請盧先鋒等軍馬入城城中
雞犬不聞屍骸山積雖是張雄等惡貫滿盈李俊這條計
策也忒慘毒了那千餘人四散的跪在泥水地上插燭也
似磕頭乞命盧俊義查點這夥人中只有十數箇軍卒其
餘都是百姓項忠徐岳爬在帥府後傍屋的大檜樹上見
水退溜將下來被南軍獲住解到盧先鋒處盧俊義教斬
首示衆給發本縣府庫中銀兩賑濟城內外被水百姓差
人往宋先鋒處報捷一面令軍士埋屍骸修築城垣房
居召民居住不說盧俊義在太原縣撫綏料理再說太原
未破時田虎統領十萬大軍因雨在銅鞮山南屯朴探馬

報來鄔國舅病亡郡主郡馬卽退軍到襄垣殯殮國舅田
虎大驚差人在襄垣城中傳旨着瓊英在城中鎮守着全
羽前來聽用并問爲何差往襄垣人役都不來回奏次日
雨霽平明時分流星探馬飛報將來說宋江差孫安馬靈
領兵前來拒敵田虎聽報大怒道孫安馬靈都受我高官
厚祿今日及叛情理難容待寡人親自去問他卿等努力
如有擒得二人者千金賞萬戶侯當下田虎親自驅兵向
前與宋兵相對北軍觀看宋軍旗號原來是病尉遲孫立
鉄笛仙馬麟北陣前金瓜密布鉄斧齊排劍戟成行旗幡
作隊那九曲飛龍赭黃傘下玉轡金鞍銀鬃白馬上坐着

那箇草頭大王田虎出到陣前親自監戰南陣後宋江統領吳用孫新顧大嫂王英扈三娘孫立朱仝燕順兵馬又到宋江也親自督戰田虎聞說是宋江方欲遣將出陣擒捉宋江只聽得飛馬報道關勝等連破社大谷兩箇城池西路盧俊義軍馬又打破平遙介休兩縣被他引水灌了太原城池城中兵將不留一箇右丞相下祥扎寨綿山與花榮等相持被盧俊義從太原領兵後面殺來下丞相當不得兩面夾攻大敗虧輸下祥被盧俊義活捉過陣去盧俊義同關勝合兵一處將沁源縣圍得鐵桶相似田虎聽罷大驚無措忙傳令旨便教收軍退保威勝城內當不

李天錫等押住陣腳薛時林昕胡英唐昌保護田虎先行只聽的銅鞮山北炮聲振響被宋江密教魯智深劉唐鮑旭項克李袞統領精勇步兵抄出銅鞮山北分兩路殺透前來田虎急驅御林軍馬來戰忽被馬靈孫安領兵馬從東剗斜裏殺來馬靈腳踏風火二輪將金磚望北軍亂打孫安揮雙劍砍殺二將領兵突入北陣如入無人之境把北軍衝做兩截北軍雖有十萬之眾被吳用籌畫這三路兵馬橫衝直撞縱橫亂殺北軍大敗殺得星落雲散七零八續當下偽尚書李天錫等保護田虎望東衝殺逃遁却被魯智深等領着標鎗團牌飛刀手冲開血路殺透前來

又把李天錫鄭之瑞薛時林昕等軍馬衝散遶西田虎手下雖是御林軍馬挑選那最精勇的他們自來與官軍鬪敵從未曾見有恁般兇猛的今日如何抵當得住當下田虎左右只有都督吳英唐昌總管葉清及金吾較尉等將領着五千敗殘軍馬擁護遶逃正在危急忽的又有一彪軍馬從東突至田虎見了仰天大嘆道天喪我也北軍看那彪軍馬中當先一箇俊龐年少將軍頭帶青巾續身穿綠戰袍手執梨花鎗坐匹高頭雪白捲毛馬旗號上寫的分明乃是中興平南先鋒郡馬全羽那時葉清緊隨田虎看了旗號奏知田虎田虎傳旨快教郡馬救駕那全郡馬

近前下馬跪奏道臣啟大王甲冑在身不能俯伏臣該萬死田虎道赦卿無罪全郡馬又奏道事在危急奉請大王到襄垣城中權避敵鋒待臣同郡主殺遶宋兵再請大王到威勝大內計議良策恢復基業田虎大喜傳下令旨卽望襄垣進發全郡馬在後面抵當追趕的兵將田虎等衆已到襄垣城下背後喊殺連天追趕將來襄垣城上守城將士看見連忙開城門放吊橋胡英引兵在前軍士聽見後面趕來一擁搶進城去也顧不得甚麼大王胡英剛進得城門猛聽得一聲梆子响兩邊伏兵齊發將胡英及三千餘人都趕入陷坑中去被軍士把長鎗亂搦可憐三千

餘人不留半箇城中大叫田虎要活的田虎見城中變起
方知是計急勒馬望北逃走張清葉清拍馬趕來田虎那
匹好馬行得快張清葉清領軍士追趕不上已離了一箭
之地只見田虎馬前忽地起陣旋風風中見出一箇女子
大叫道奸賊田虎我仇家夫婦都被汝害了今日走到那
里去就女子身旁又起一陣陰風望田虎劈面滾來那女
子寂然不見田虎坐下馬忽然驚躍嘶鳴田虎落馬墮地
被張清葉清趕上跳下馬來同軍士一擁上前擒住唐昌
領衆挺鎗驟馬來救張清見唐昌捨來疾忙上馬拈一石
子飛來正中唐昌面門撞下馬去張清大叫道我不是甚

麼全羽乃是天朝宋先鋒部下沒羽箭張清那時李達武
松領五百步兵從城內搶出來二人大吼一聲把那殿帥
將軍金吾較尉等二千餘人殺的星落雲散張清刺殺了
唐昌縛了田虎簇擁入城開了城門待宋先鋒殺退北兵
方可解去魯智深追趕到來見田虎已捉入城去魯智深
等復向西殺到銅鞮山側此時已是酉牌時分宋江等三
路軍馬與北兵鏖戰一日殺死軍士二萬餘人北軍無生
四面八方亂攙逃生范美人及姬妾等項都被亂兵所殺
李天錫鄭之瑞薛時林昕領三萬餘人上銅鞮山據住宋
江領兵四面圍困魯智深來報田虎已被張清擒捉宋江

以手加額，忙傳將令，差軍星夜疾馳到襄垣，教武松等堅閉城門，看守田虎。教張清領兵速到威勝，策應瓊英等原來瓊英已奉吳軍師密計，同解珍、解寶、樂和、段景住、王定六、郁保四、蔡福、蔡慶，帶領五千軍馬，盡着北軍旗號，伏于武鄉縣城外石盤山側。瓊英等探知田虎與我兵廝殺，瓊英領眾人星夜疾馳到威勝城下。是日天晚，已是暮霞，斂彩，新月垂鉤。瓊英在城下營聲嬌轉，叫道：「我乃郡主保護大王到此，快開城門！」當下守城軍卒飛報王宮內裏。田豹、田彪聞報，上馬疾馳到南城，忙上城樓觀看，果見赭黃傘下，那匹雕鞍銀鬃白馬上，坐着大王馬前一箇女將，旗上

大書郡主瓊英，後面有尚書都督等官遠遠跟隨。只見瓊英高聲叫道：「胡都督等與宋兵戰敗我，特保護大王到此。」教官員速出城接駕。田豹等見是田虎，即令開了城門，出城迎接。二人纔到馬前，只聽馬上的大王大喝道：「武士與寡人拿下二賊軍士。」一擁上前，將二人擒住。田豹、田彪大叫我二人無罪，急要掙扎時，已被軍士將繩索綁縛了原來這箇田虎，乃是吳用教孫安揀擇南軍中與田虎一般面貌的一箇軍卒，依着田虎粧束，後面尚書都督却是解珍、解寶等數人假扮的。當下眾人各掣出兵器，王定六都保四、蔡福、蔡慶，領一五百餘人，將田豹、田彪連夜解往襄垣。

去了城上見捉了田豹田彪又見將二人押解向南情知
有許急出城來搶時却被瓊英要殺田定不顧性命同解
珍解寶一擁搶入城來守門將士上前來鬪敵被瓊英飛
石子打去一連傷了六七箇人解珍解寶幫助瓊英廝殺
城外樂和段景住急教軍士卸下北軍打扮箇箇是南軍
號衣一齊搶入城來奪了南門樂和段景住挺朴刀領軍
上城殺散軍士監起宋軍旗號城中一時鼎沸起來尚有
許多偽文武官員及王親國戚等衆急引兵來廝殺瓊英
這四千餘人深入巢穴如何抵敵却得張清領八千餘人
到來驅兵入城見瓊英解珍解寶與北兵正在鏖戰張清

主前飛石連打四員北將殺退北軍張清對瓊英道不該
深入重地又且衆寡不敵瓊英道欲報父仇雖粉骨碎身
亦所不辭張清道田虎已被我擒捉在襄垣了瓊英方纔
喜歡正欲引兵出城也是天厭賊衆之惡又得盧俊義打
破沁源城池統領大兵到來見了南門旗號急驅兵馬入
城與張清合兵一處趕殺北軍秦明楊志杜遷宋萬領兵
奪了東門歐鵬鄧飛雷橫楊林奪了西門黃信陳達楊春
周通領兵奪了北門楊雄石秀焦挺穆春鄭天壽鄒淵鄒
潤領步兵大刀闊斧從王宮前面砍殺入去龔旺丁得孫
李立石勇陶宗旺領步兵從後宰門砍殺入去殺死王宮

內院嬪妃姬妾內侍人等無算因定聞變自刎身死張清
瓊英張青孫二娘唐斌文仲容崔野耿恭曹正薛永李忠
朱富時遷白勝分頭去殺偽尚書偽殿帥偽樞密以下等
衆及偽封的王親國戚等賊徒正是

金階殿下人頭滾

莫道不分玉與石

玉砌朝門熱血噴
爲慶爲殃心自捫

當下宋兵在威勝城中殺的屍橫市井血滿溝渠盧俊義
傳令不得殺害百姓連差人先往宋先鋒處報捷當夜
宋兵直闖至五更方息軍將降者甚多天明盧俊義計點
將佐除神机軍師朱武在沁源城中鎮守外其餘將佐都

無傷損只有降將耿恭被人馬踐踏身死衆將都來獻功
焦挺將田定死屍駝來瓊英咬牙切齒拔佩刀割了首級
把他屍骸支解此時鄔梨老婆倪氏已死瓊英尋了葉清
妻子安氏辭別盧俊義同張清到襄垣將田虎等押解到
宋先鋒處盧俊義正在料理軍務忽有探馬報來說北將
房學度將索超湯隆圍困在榆社縣盧俊義卽教關勝秦
明雷橫陳達楊春楊林周通領兵去解救索超等次日宋
江已破李天錫等于銅鞮山一面差人申報陳安撫說賊
巢已破賊首已擒請安撫到威勝城中料理宋江統領大
兵已到威勝城外盧俊義等迎接入城宋江出榜安撫百

姓盧俊義將下祥解來宋江見下祥狀貌魁偉親釋其縛以禮相待下祥見宋江如此意氣感激歸降次日張清瓊英葉清將田虎田豹田彪囚載陷車解送到來瓊英同了張清雙雙的拜見伯伯宋先鋒瓊英拜謝王英等昔日冒犯之罪宋江叫將田虎等監在一邊待大軍班師一同解送東京獻俘卽教置酒與張清瓊英慶賀當日有威勝屬縣武鄉守城將士方順等將軍民戶口冊籍倉庫錢糧前來獻納宋江賞勞畢仍令方順依舊鎮守宋江在威勝城一連過了兩日探馬報到說關勝等到偷社縣同索超湯隆內北將房學度北軍死者五千餘人其餘

天雅大

軍士都降宋江大喜對眾將道都賴眾兄弟之力得成平寇之功卽細細標寫眾將功勞及張清瓊英擒賊首搗賊巢的大功又過了三四日關勝兵馬方到又報陳安撫兵馬也到了宋江統領將佐出郭迎接入城蔡見已畢陳安撫稱贊道將軍等五月之內成不世之功下官一聞擒捉賊首先將表文差人馬上馳往京師奏凱朝廷必當重封官爵宋江再拜稱謝次日瓊英來稟欲往太原石室山尋覓母親屍骸埋葬宋江卽命張清葉清同去不題宋江稟過陳安撫將田虎宮殿院宇珠軒翠屋盡行燒毀又與陳安撫計議發倉廩賑濟各處遭兵被火居民脩善申呈宿

太尉寫表申奏朝廷差戴宗卽日起行戴宗擎齋表文書札趕上陳安撫差的齋奏官一同入進東京先到宿太尉府前依先尋了楊虞候將書呈遞宿太尉大喜明日早朝并陳安撫表文一同上達天聽道君皇見龍顏喜悅勅宋江等料理候代班師回京封官受爵戴宗得了這箇消息卽日拜辭宿太尉離了東京明日未牌時分便到威勝城中報知陳安撫宋先鋒陳瓘宋江一面教把生擒到賊徒僞官等衆除留田虎田豹田彪另行解赴東京其餘從賊都就威勝市曹斬首施行所有未收去處乃是晉寧所屬蒲解等州縣賊役賊官得知田虎已被擒獲一半逃散一

半自行投首陳安撫盡皆准首復爲良民就行出榜去各處招撫以安百姓其餘隨從賊徒不傷人者亦准其自首投降復爲鄉民給還產業田園克復州縣已了各調守禦官軍護境安民不在話下再說道君皇帝已降詔勅差官賁領到河北論陳瓘等次日臨幸武學百官先集蔡京於坐上譚兵衆皆拱聽內中却有一官仰着面孔看視屋角不去係他蔡京大怒連忙查問那官員姓名正是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只因蔡京查這箇官員姓名直教天罡地煞臨軫翼猛將雄兵定楚郢畢竟蔡京查問那官員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七百一回

謀墳地陰險產逆

踏春陽妖艷生奸

話說蔡京在武學中查問那不聽他譚兵仰視屋角的這箇官員姓羅名戩祖貫雲南軍達州人見做武學諭當下蔡京怒氣填胸正欲發作因天子駕到報來蔡京遂放下此事率領百官迎接聖駕進學拜舞山呼道君皇帝講武已畢當有武學諭羅戩不等蔡京開口上前俯伏先啓奏道武學諭小臣羅戩冒萬死謹將淮西強賊王慶造反情形上達聖聰王慶作亂淮西五年于茲官軍不敢抵敵童

貫蔡攸奉旨往淮西征討全軍覆沒懼罪隱匿欺誑陛下
說軍士水土不服權且罷兵以致養成大患王慶勢愈猖
獗前月又將臣鄉雲安軍攻破擄掠淫殺慘毒不忍言說
通共占據八座軍州八十六箇州縣蔡京經體贊元其子
蔡攸如是覆軍殺將辱國喪師今日聖駕未臨時猶儼然
上坐譚兵大言不慙病狂喪心乞陛下速誅蔡京等誤國
賊臣選將發兵速行征勦救生民于塗炭保社稷以無疆
臣民幸甚天下幸甚道君皇帝聞奏大怒好皇帝深貴蔡京等隱
匿之罪當被蔡京等巧言宛奏天子不卽加罪起駕還宮
次日又有亳州太守侯蒙到京聽調上書直言童貫蔡攸

喪師辱國之罪并薦舉宋江等才略過人屢建奇功征遼
回來又定河北今已奏凱班師目今王慶猖獗乞陛下降
勅將宋江等先行褒賞卽着這支軍馬征討淮西必成大
功徽宗皇帝准奏隨卽降旨下省院議封宋江等官爵省
院官同蔡京等商議回奏王慶打破宛州昨有禹州許州
葉縣三處申文告急那三處是東京所屬州縣鄰近神京
乞陛下勅陳瓘宋江等不必班師回京着他統領軍馬星
夜馳救禹州等處臣等保舉侯蒙爲行軍叅謀羅戩素有
韜略着他同侯蒙到陳瓘軍前聽用宋江等正在征勦未
便陞受待淮西奏凱另行酌議封賞原來蔡京知王慶那

里兵強將猛與童貫楊戩高俅計議故意將侯蒙羅戩送
到陳瓘那里只等宋江等敗績侯蒙羅戩怕他走上天去
那時却不是一網打盡話不絮繁却說那四箇賊臣的條
議道君皇帝一一准奏降旨寫勅就着侯蒙羅戩齎捧詔
勅及領賞賜金銀段疋袍服衣甲馬匹御酒等物即日起
行馳往河北宣諭宋江等又勅該部將河北新復各府州
絲所缺正佐官員速行推補勒限星馳赴任道君皇帝剖
斷必人已畢復被王黼蔡攸二人勸帝到艮嶽娛樂去了
不題且說侯蒙齎領詔勅及賞賜將士等物滿滿的裝載
三十五車離了東京望河北進發干路無話不則一日過

了壺關山昭德府來到威勝州離城尚有二十餘里遇着
宋兵押解賊首到來却是宋江先接了班師詔勅恰遇瓊
英葬母回來宋江將瓊英母子及葉清貞孝節義的事擒
元兇賊首的功并喬道清孫安等降順天朝有功員役都
備細寫表申奏朝廷就差張清瓊英葉清領兵押解賊首
先行當下張清上前與侯蒙謀羅戩相見已畢張清得了
這箇消息差人馳往陳安撫宋先鋒處報聞陳瓘宋江率
領諸將出郭迎接侯蒙等捧齎聖旨入城擺列龍亭香案
陳安撫及宋江以下諸將整整齊齊上朝北跪着裝宣喝拜
拜罷侯蒙面南立于龍亭之左將詔書宣讀道

制曰朕以敬天法祖續紹洪基惟賴傑宏股肱勸勳大業邇來邊庭多傲國祚少寧爾先鋒使宋江等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先成平虜之功次奏靜寇之績朕實嘉賴今特差參謀侯蒙齎捧詔書給賜安撫陳瓘及宋江盧俊義等金銀袍段名馬衣甲御酒等物用彰爾功茲者又因強賊王慶作亂淮西傾覆我城池芟夷我人民虔劉我邊陲蕩搖我西京仍勅陳瓘爲安撫宋江爲平西都先鋒盧俊義爲平西副先鋒侯蒙爲行軍參謀詔書到日卽統領軍馬星馳先救宛州爾等將士協力盡忠功奏蕩平定行封賞其三軍頭目如欲賞未敷着陳瓘

就于河北州縣內豐盈庫藏中挪撮給賞造冊奏聞爾其欽哉特諭

宣和五年四月

日

侯蒙讀罷丹詔陳瓘及宋江等山呼萬歲再拜謝恩已畢侯蒙取過金銀段疋等項依次照名給散陳安撫及宋江盧俊義各黃金五百兩錦段十表裏錦袍一套名馬一匹御酒二瓶吳用等三十四員各賞白金二百兩綵段四表裏御酒一瓶朱武等七十二員各賜白金一百兩御酒一瓶餘下金銀陳安撫設處湊足俵散軍兵已畢宋江復令張清瓊英葉清押解田虎田豹田彪到京師獻俘去了公

孫勝來稟乞兄長修五龍山龍神廟中五條龍像宋江依
允差匠修塑宋江差戴宗馬靈往諭各路守城將士一等
新官到來卽行交代勒兵前來征勦王慶宋江又料理了
數日各處新官皆到諸路守城將佐統領軍兵陸續到來
宋江將欽賞銀兩俵散已畢宋江令蕭讓金大堅鐫勒碑
石記叙其事正值五月五日天中節宋江教宋清大排筵
席慶賀太平請陳安撫上坐新任太守及侯蒙羅戩并本
州佐貳等官次之宋江以下除張清北京外其一百單七
人及河北降將喬道清孫安卞祥等一十七員整整齊齊
排坐兩邊當下席間陳瓘侯蒙羅戩稱贊宋江等功勳宋

江吳用等感激三位知己或論朝事或訴衷曲觥籌交錯
燈燭輝煌直飲至夜半方散次日宋江與吳用計議整點
兵馬辭別州官離了威勝同陳瓘等眾望南進發所過地
方秋毫無犯百姓香花燈燭絡繹道路拜謝宋江等剪除
賊寇我每百姓得再見天日之恩不說宋江等望南征進
再說沒羽箭張清同瓊英葉清將陷車因解田虎等已到
東京先將宋江書札呈達宿太尉并送金珠珍玩宿太尉
轉達上皇天子大嘉瓊英母子葉清孝降勅特贈瓊英母宋
氏爲介休貞節縣君着彼處有司建造坊祠表揚貞節春
秋享祀封瓊英爲貞孝宜人葉清爲正排軍欽賞白銀五

如此
如何

葉清

十兩表揚其義張清復還舊日原職仍着三人協助宋江
征討淮西功成陞賞道君皇帝勅下法司將反賊田虎田
豹田彪押赴市曹凌遲碎剮當下瓊英帶得父母小像稟
過監斬官將仇申宋氏小像懸掛法場中像前擺張卓子
等到午時三刻田虎開刀碎剮後瓊英將田虎首級擺在
卓上滴血祭奠父母放聲大哭此時瓊英這段事東京已
傳遍了當日觀者如琛見瓊英哭得悲慟無不感泣瓊英
祭奠已畢同張清葉清望闕謝恩三人離了東京迳望宛
州進發來助宋江征討王慶不在話下看官牢記話頭仔
細聽着且把王慶自幼至長的事表白出來那王慶原是

所不及

善與家可
長如此
禍福伏倚
如漆暗使
一帆風的
誰肯轉念

東京開封府內一箇副排軍他父親王善是東京大富戶
專一打點衙門攬竣結訟放刁把濫排陷良善因此人都
讓這些箇他聽信了一箇風水先生看中了一塊陰地當
出大貴之子這塊地就是王善親戚人家葬過的王善與
風水先生設計陷害王善出尖把那家告紙說狀官司累
年家產蕩盡那家敵王善不過離了東京遠方居住後來
王慶造反三族皆夷獨此家在遠方官府查出是王善被
害獨得保全王善奪了那塊墳地葬過父母妻子懷孕彌
月王善夢虎入室蹲踞堂西忽被獅獸突入將虎銜去王
善覺來老婆便產王慶那王慶從小浮浪到十六七歲生

君子之助
莫護短

得身雄力大，不去讀書，專好鬪雞走馬，使鎗輪棒。那王若
夫妻兩口兒，單單養得王慶一箇，十分愛恤，自來護短。憑
他慣了，到得長大，如何拘管得下。王慶賭的是錢兒，宿的
是娼兒，喫的是酒兒。王若夫婦也有時訓誨他，王慶逆性
發作，將父母詈罵。王若無可奈何，只索由他。過了六七年，
把箇家產費得罄盡，單靠着一身本事，在本府克做箇副
排軍，一有錢鈔在手，三兄四弟，終日大酒大肉，價同喫若
是有些不如意時節，搜出拳頭，便打。所以眾人又懼怕他，
又喜歡他。一日，王慶五更入衙，盡卯幹辦完了執事，閒步
出城南，到玉津園遊玩。此時是徽宗政和六年仲春天氣，

游入如蟻車馬如雲正是

上苑花開堤柳眠

金勒馬嘶芳草地

游入隊裏雜嬋娟

玉樓人醉杏花天

王慶獨自閑耍了一回，向那園中一顆傍池的垂楊上，將

肩胛斜倚着，欲等箇相識到來，同去酒肆中喫三盃進城

無移時，只見池北邊十來箇幹辦虞候，伴當養娘人等，簇

着一乘轎子，轎子裏面如花似朵的一箇年少女子，那女

子要看景致，不用竹簾，那王慶好的是女色，見了這般標

致的女子，把箇魂靈都吊下來，認得那夥幹辦虞候是樞

密童貫府中人，當下王慶遠上地，跟着轎子，隨了那夥人

來到良嶽那良嶽在京城東北隅卽道君皇帝所築奇峰
怪石古木珍禽亭榭池館不可勝數外面朱垣緋戶如禁
門一般有內相禁軍看守等閑人腳指頭兒也不敢楚到
門前那簇人歇下轎養娘扶女子出了轎逕望良嶽門內
邊嫋娜妖妖嬈嬈走進去那看門禁軍內侍都讓開條
路讓他走進去了原來那女子是童貫之弟童貫之女楊
戩的外孫童貫撫養爲己女許配蔡攸之子却是蔡京的
孫兒媳婦了小名叫做嬌秀年方二八他稟過童貫乘天
子兩日在李師師家娛樂欲到良嶽游玩童貫預先分付
了禁軍人役因此不敢攔阻那嬌秀進去了兩箇時辰兀
是不見出來王慶那厮呆呆地在外面守着肚裏飢餓整
到東街酒店裏買些酒肉忙忙地喫了六七盃恐怕那女
子去了連帳也不算向便袋裏摸出一塊二錢重的銀子
丟與店小二道少停便來算帳王慶再楚到良嶽前又停
了一回只見那女子同了養娘輕移蓮步走出良嶽來且
不上轎看那良嶽外面的景致王慶覩上前去看那女子
時真箇標致有混江龍詞爲證

丰資毓秀那里箇金屋堪收黠櫻桃小口橫秋水雙眸
若不是昨夜晴闌新月皎怎能得今朝腸斷小梁州芳
芬縹約蕙蘭儔香飄雅麗芙蓉袖兩下裏心猿都被月

王慶看到好處不覺心頭撞鹿骨軟筋麻好便似雪獅子
向火霎時間酥了半邊那嬌秀在人叢裏睃見王慶的相
貌

鳳眼濃眉如畫微鬚白面紅顏頂平額闊滿天倉七尺
身材壯健善會偷香竊玉慣的賣俏行奸凝眸呆想立
人前俊俏風流無限

那嬌秀一眼睃着王慶風流也看上了他當有幹辦虞侯
喝開眾人養娘扶嬌秀上轎眾人簇擁着轉東過西却到
酸棗門外嶽廟裏來燒香王慶又跟隨到嶽廟裏人山人

海的挨擠不開眾人見是童樞密處虞侯幹辦都讓開條
路那嬌秀下轎進香王慶挨楚上前却是不能近身又恐
隨從人等叱咤假意與廟祝厮熟幫他點燭燒香一雙眼

不住的溜那嬌秀嬌秀也把眼來頻睃原來蔡攸的兒子
生來是憨狀的那嬌秀在家聽得幾次媒婆傳說是真日
夜叫屈怨恨今日見了王慶風流俊俏那小鬼頭兒春心

也動了當下童府中一箇董虞侯早已瞧科認得排軍王

慶董虞侯把王慶劈臉一掌打去喝道這箇是甚麼人家
宅眷你是開封府一箇軍健你好大膽如何也在這里挨
挨擠擠待俺對相公說了教你這顆驢頭安不牢在頸上

不怨恨
也是狀的

不使勤王
慶娛樂只
不知玉繡
慶娛樂是

王慶那敢則聲，抱頭鼠竄奔出廟門來，嘔一口唾，叫聲道：「碎！我直恁這般，跌癩蝦蟆，怎想喫天鵝肉！當晚忍氣吞聲，慙愧回家，誰知那嬌秀回府，倒是日夜思想，厚賄侍婢，反去問那董虞候，教他說王慶的詳細。侍婢與一箇薛婆子相熟，同他做了馬泊六，悄地勾引王慶從後門進來。人不知鬼不覺，與嬌秀勾搭。王慶那厮喜出望外，終日飲酒，光陰荏苒，過了三月，正是樂極生悲。王慶一日喫得爛醉，如泥在本府正排軍張斌面前，露出馬脚，遂將此事彰揚開去，不免吹在童貫耳。童貫大怒，思想要尋罪過，擺撥他不在話下。且說王慶因此事發覺，不敢再進童府去了。」

一日在家閑坐，此時已是五月下旬，天氣炎熱。王慶撥條板檣，放在天井中乘涼。方起身入屋裏去拿扇子，只見那條板檣四脚搬動，從天井中走將入來。王慶喝聲道：「奇怪！飛起右腳向板檣，只一脚踢去。王慶叫聲道：「阿也！苦也不踢時，萬事皆休。一踢時，連遭立至。正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畢竟王慶踢這板檣為何，叫苦起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王慶忤逆，嬌秀偷漢，作者用心獨苦。看者也要着眼。

宋徽宗在李師師家娛樂，童貫姪女便與王慶娛樂。

微宗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一百二回

王慶因姦喫官司

龔端被打師軍犯

若是教學先生坐的冷板櫬便不作怪

話說王慶見板櫬作怪用脚去踢那板櫬却是用力太猛閃胸了脅肋蹲在地下只叫苦也苦也半晌價動躡不得老婆聽的聲喚走出來看時只見板櫬倒在一邊丈夫如此模樣便把王慶臉上打了一掌道郎當怪物却終日在外面不顧家裡今晚纔到家裡一回兒又做甚麼來王慶道大嫂不要取笑我閃胸了脅肋了不的那婦人將王慶扶將起來王慶勾着老婆的肩脚搖頭咬牙的叫道阿也

痛的慌那婦人罵道浪弟子身歪貨你間常時只歡喜使
腿牽拳今日弄出來了那婦人自覺這句話說錯將紗衫
袖兒掩着口笑王慶聽的弄出來三箇字恁般疼痛的時
節也忍不住笑哈哈的笑起來那婦人又將王慶打了箇
耳刮子道烏怪物你又想了那裏去當下婦人扶王慶到
床上睡了敲了一碟核桃肉旋了一壺熱酒遞與王慶喫
了他自去拴門戶撲蚊虫下帳子與丈夫歇息王慶因腰
脅十分疼痛那椿兒動躡不得是不必說一宿無話次早
王慶疼痛兀是不止肚裏思想如何去官府面前聲喏答
應挨到午牌時分被老婆催他出去贖膏藥王慶勉強擺

到府衙前與慣醫跌打損傷朝北開舖子賣膏藥的錢老
兒買了兩箇膏藥貼在肋上錢老兒說道都排若要好的
快須是喫兩服療傷行血的煎劑說罷便撮了兩服藥遞
與王慶王慶向便袋裏取出一塊銀子約模有錢二三分
重討張紙兒包了錢老兒駁着他包銀子假把臉兒朝着
東邊王慶將紙包遞來道先生莫嫌輕褻將來買涼瓜兒
噉錢老兒道都排朋友家如何計較這却使不得一頭還
在那里說那隻右手兒已是接了紙包揭開藥箱蓋把紙
包丟下去了王慶拏了藥方欲起身只見府西街上走來
一箇賣卦先生頭帶單紗抹眉頭巾身穿葛布直身撐着

一把遮陰涼傘傘下掛一箇紙招牌兒大書先天神數四字兩旁有十六箇小字寫道

荆南李助一十文一數

字字有准

術勝管轄

王慶見是箇賣卦的他已有嬌秀這椿事在肚裏又遇着昨日的怪事他便叫道李先生這里請坐那先生道尊官有何見教口裏說着那雙眼睛骨淥淥的把王慶從頭上直看至脚下王慶道在下欲卜一數李助下了傘走進膏藥舖中對錢老兒拱手道攪擾便向單葛布衣袖裏摸出箇紫檀課筒兒開了筒蓋取出一箇大定銅錢遞與王慶道尊官那邊去對天點點地禱告王慶接了卦錢對着炎

灸的那輪紅日彎腰唱喏却是疼痛彎腰不下好似那八九十歲老兒硬着腰半揖半拱的晃了一塊仰面立着禱告那邊李助看了悄地對錢老兒猜說道用了先生膏藥一定好的快想是打傷的錢老道他見甚麼板櫪作怪踢閃了腰肋適纔走來說話也是氣喘貼了我兩箇膏藥如今腰也彎得下了李助道我說是箇閃胸的模樣王慶禱告已畢將錢遞與李助那李助問了王慶姓名將課箇搖着口中念道

日吉辰良天地開張聖人作易幽贊神明包羅萬象道合乾坤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今有東京開封府王姓君子對天買卦甲寅旬中乙卯日奉請周易文王先師鬼谷先師袁天綱先師至神至聖至福至靈指示疑迷明彰報應。

李助將課箇發了兩次，爻成一卦道是水雷屯卦。看了六爻動靜，便問尊官所占何事。王慶道：「問家宅。」李助搖著頭道：「尊官莫怪小子直言。屯者難也。你的災難方興哩。有幾句斷詞：尊官須記著李助搖著一把竹骨摺疊油紙扇兒，念道：

家宅亂縱橫，百怪生災家未寧。非古廟卽危橋，白虎冲凶官病遭。有頭無尾何曾濟，見貴凶驚訟獄交。人口不

安，遭跌蹶四肢無力。拐兒撓從改換，是非消逢着虎龍。雞犬日許多煩惱，禍星招。

當下王慶對着李助坐地當不的那油紙扇兒的柿漆，真把皂羅衫袖兒掩着鼻聽他。李助念罷，對王慶道：「小子據理直言，家中還有作怪的事哩。須改過遷居方保無事。明日是丙辰日，要仔細哩。」王慶見他說得凶險，也沒了主意。取錢酬謝了李助，李助出了藥舖，撐着傘望東去了。當有府中五六箇公人衙役見了王慶，便道：「如何在這里閒話？」王慶把見怪閃胸的事說了。衆人都笑。王慶道：「列位，若府尹相公問時，須與做兄弟的周全則箇。」衆人都道：「這箇理。」

會得說罷各自散去。王慶回到家中，教老婆煎藥。王慶要病，好不上兩箇時辰，把兩服藥都喫了，又要藥行，多飲了幾杯酒，不知那失傷行血的藥性都是熱的，當晚歇息，被老婆在身邊挨挨摸摸，動了火，只是碍着腰痛，動輒不得。怎禁那婦人因王慶勾搭了嬌秀，日夜不回，把他寡曠的久了，慾心似火般熾焰起來，怎饒得過他，便去爬在王慶身上，做了箇掀翻細柳管，兩箇直睡到次日辰牌時分，方纔起身梳洗畢，王慶因腹中空虛，爇些酒喫了，正在喫早飯，兀是未完，只聽得外面叫道：都排在家裏，婦人向板壁縫看了道：是兩箇府中人。王慶聽了這句話，便呆了一呆。

只得放下飯碗，抹抹嘴，走將出來，拱七手問道：二位光臨。

有何見教？那兩箇公人道：都排真箇受用清早兒，臉上好春色。太爺今早點名，因都排不到，大怒起來。我每兄弟輩替你稟說見怪閃胸的事，他那里肯信，便起了一枝籤，差我每兩箇來請你回話。把籤與王慶看了，王慶道：如今紅了臉，怎好去參見？略停一會兒纔好。那兩箇公人道：不，我每的事，太爺立等同話去遲了，須帶累我每喫打。快走快走。兩箇扶着王慶便走。王慶的老婆慌忙走出來問時，丈夫已是出門去了。兩箇公人扶着王慶進了開封府。府中正坐在堂中，虎皮交椅上。兩箇公人帶王慶上前稟道：

奉老爺鈞旨王慶拿到王慶勉強朝上磕了四箇頭府尹
喝道王慶你是箇軍健如何怠玩不來伺候王慶又把那
見怪閃閃的事細稟一遍道實是腰肋疼痛坐卧不寧行
走不動非敢怠玩望相公方便府尹聽罷又見王慶臉紅
大怒喝道你這厮專一酗酒為非幹那不公不法的事今
日又捏妖言欺誑上官喝教扯下去打王慶那里分說得
開當下把王慶打得皮開肉綻要他招認捏造妖書煽惑
愚民謀為不軌的罪王慶昨夜被老婆剋剝今日被官府
拷打真是雙斧伐木死去再醒喚打不過只得屈招府尹
錄了王慶口詞叫禁子把王慶將刑具枷杻來釘了押下

只恐此道
連不好聽
一字也
在胸中

死囚牢裏要問他箇捏造妖書謀為不軌的死罪禁子將
王慶扛擡入牢去了原來童貫密使人分付了府尹正要
尋罪過擺撥他可可的撞出這節怪事來那時府中上下
人等誰不知道嬌秀這件勾當都紛紛揚揚的說開去王
慶為這節事得罪如今一定不能箇活了那時蔡京蔡攸
耳朵的頗覺不好聽父子商議若將王慶性命結果此事
愈真醜聲一發播傳于是密挽心腹官員與府尹相知的
教他速將王慶刺配遠惡軍州以滅其跡蔡京蔡攸擇日
迎娶嬌秀成親一來遮掩了童貫之羞二來滅了眾人議
論蔡攸之子左右是欲的也不知嬌秀是處子不是處子

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開封府尹遵奉蔡太師處心腹密話，隨卽陞廳。那日正是辛酉日，叫牢中提出王慶，除了長枷，斷了二十春杖，喚箇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西京管下陝州牢城當廳打一面十斤半團頭鐵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箇防送公人叫做孫琳、賀吉監押前去。三人出開封府來，只見王慶的丈人牛大戶接着同王慶、孫琳、賀吉到衙前南街酒店裏坐定。牛大戶叫酒保搬取酒肉，喫了三盃兩盞。牛大戶向身邊取出一包散碎銀兩遞與王慶道：「白銀三十兩，把與你路途中使用。」王慶用手去接道：「生受泰山牛大戶推着王慶

的手道：「這等容易，我等閒也不把銀兩與你。你如今配去陝州一千餘里路遠，山遙知道你幾時回來，你調戲了別人家女兒，却不耽誤了自已的妻子，老婆誰人替你養？又無一男半女田地家產可以守你，你須立紙休書自你去後，任從改嫁，日後並無爭執。如此方把銀子與你。」王慶平日會花費思想，我囊中又無十兩半斤銀兩，這陝州如何去得？左思右算，要那銀兩使用，嘆了兩口氣道：「罷罷，只得寫紙休書。」牛大戶一手接紙，一手交銀，自回去了。王慶同了兩箇公人到家申來收拾行李，囊包裹老婆已被牛丈人接到家中去了。把箇門兒鎖着，王慶向隣舍人家借了斧

鑿打開門戶到裏面看時凡老婆身上穿着的頭上插戴
的都將去了王慶大惱怒又悽慘央間壁一箇周老婆子
到家備了些酒食把與公人喫了將銀十兩送與孫琳賀
吉道小人棒瘡疼痛行走不動欲將息幾日方好上路孫
琳賀吉得了錢也是應允怎奈蔡攸處挽心腹催促公人
起身王慶將家伙什物胡亂變賣了交還了胡員外家賃
房此時王慶的父王耆已被兒子氣瞎了兩眼另居一處
兒子上門不打便罵今日聞得兒子遭官司刺配不覺心
痛教箇小廝扶着走到王慶屋裡叫道兒子呀你不聽我
的訓誨以致如此說罷那雙盲昏眼內吊下淚來王慶從

不孝的看
到此處不
知作何光

小不曾叫王耆一聲爺的今值此家破人離的時節心中
也酸楚起來叫聲道爺兒子今日遭恁般屈官司耐牛
老兒無禮逼我寫了休妻的狀兒纔把銀子與我王耆道
你平日是愛妻子孝丈人的今日他如何這等待你王慶
聽了這兩句捨白的話便氣憤憤的不來係着爺逕回兩

幾少父
妻子的看
到此處也
不知作何
光景

箇公人收拾出城去了王耆頓足捶胸道是我不該來看
那逆種復扶了小廝自回不題却說王慶同了孫琳賀吉
離了東京賃箇僻靜所在調治十餘日棒瘡稍愈公人催
促上路迤邐而行望陝州投遞此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
炎熱一日止行得四五十里在路上免不得睡死人床喫

不滾湯三箇人行十五六日過了嵩山一日正在行走
孫琳用手向西指着遠遠的山峰說道這座山叫做北印
山屬西京管下三人說着話趁早涼行了二十餘里望見
北印山東有箇市鎮只見四面村農紛紛的投市中去那
市東人家稀少處丁字兒列着三株大栢樹樹下陰陰只
見一簇人亞肩疊背的圍着一箇漢子赤着上身在那陰
涼樹下吆吆喝喝地使棒三人走到樹下歇涼王慶走得
汗雨淋漓滿身蒸濕帶着護身枷挨入人叢中搯起腳看
那漢使棒看了一歇兒王慶不覺失口笑道那漢子使的
是花棒那漢正使到熱鬧處聽了這句話收了棒看時却

是箇配軍那漢大怒便罵賊配軍俺的鎗棒遠近開名你
敢開了那鳥只輕慢我的棒放出這箇屁來丟下棒提起
拳頭劈臉就打只見人叢中走出兩箇少年漢子來攔住
道休要動手便問王慶道足下必是高手王慶道亂道這
一句惹了那漢子的怒小人鎗棒也略曉得些兒那邊使
棒的漢子怒罵道賊配軍你敢與我比試罷那兩箇人對
王慶道你敢與那漢子使合棒若贏了他便將這掠下的
兩貫錢都送與你王慶笑道這也使得分開衆人向賀吉
取了桿棒脫了汗衫拽起裙子掣棒在手衆人都道你
項上帶着箇枷兒却如何輪棒王慶道只這節兒稀罕帶

着行枷贏了他，纔算手段。眾人齊聲道：你若帶枷贏了這
兩貫錢，一定與你便讓開路。放王慶入去。那使棒的漢也
掣棒在手，使箇旗鼓，喝道：來來來！王慶道：列位，恩官休要
笑話。那邊漢子明欺王慶，有護身枷，碍着吐箇門戶，喚做
蟒蛇吞象勢。王慶也吐箇勢，喚做蜻蜓點水勢。那漢喝一
聲，便使棒益將入來。王慶望後一退，那漢趕入一步，提起
棒，向王慶頂門，又復一棒打下來。王慶將身向左一閃，那
漢的棒打箇空收。棒不迭，王慶就那一閃裏，向那漢右手
一棒劈去，正打着右手腕，把這條棒打落下來。幸得棒下
留情，不然把箇手腕打斷。眾人大笑。王慶上前，執着那漢

的手道：衝撞你，這那漢右手疼痛，便將左手去取那兩貫
錢。眾人一齊嚷將起來，道：那厮本事低醜，適纔講過這錢
應是贏棒的。只見先出尖上前的兩箇漢子，劈手奪
了那漢兩貫錢，把與王慶道：足不到敝庄，一叙。那使棒的
拘眾人不過，只得收拾了行仗，望鎮上去了。眾人都散。兩
箇漢子邀了王慶，同兩箇公人都戴箇涼笠子，望南抹過
兩三座林子，轉到一箇村坊。林子裏有所大莊院，一週遭
都是土墻，墻外有二三百株大柳樹。莊外新蟬噪，柳莊內
乳燕啼。梁兩箇漢子邀王慶等三人進了莊院，入到草堂，
叙禮罷，各人脫下汗衫麻鞋，分賓主坐下。莊主問道：列位

都像東京口氣王慶道了姓名并說被府尹陷害的事說罷請問二位高姓大名二人大喜那上面坐的說道小可姓龔單名箇端字這箇是舍弟單名箇正字舍下祖居在此因此這里叫做龔家村這里屬西京新安縣管下說罷叫莊客替三位澣濯那濕透的汗衫先汲凉水來解了暑渴引三人到工房中洗了澡草堂內擺上桌子先喫了見成點心然後殺雞宰鴨煮豆摘桃的置酒管待莊客重新擺設先搬出一碟剝光的蒜頭一碟切斷的壯葱然後搬出菜蔬果品魚肉鷄鴨之類龔端請王慶上面坐了兩箇公人一代兒坐下龔端和兄弟在下面備席莊客篩酒王

慶稱謝道小人是箇犯罪囚人感蒙二位錯愛無端相擾却是不當龔端道說那里話誰人保得沒事那箇帶着酒食走的當下猜枚行令酒至半酣龔端開口道這箇做村前後左右也有二百餘家都推愚弟兄做箇主兒小可弟兄兩箇也好使些拳棒壓服衆人今春二月東村賽神會搭臺演戲小可弟兄到那邊耍子與彼村一箇人喚做黃達因賭錢闖只被那厮痛打一頓俺弟兄兩箇也贏不得他黃達那厮在人面前誇口稱強俺兩箇奈何不得他只得忍氣吞聲適纔見都排棒法十分整密俺二人願拜都排爲師父求師父點撥愚弟兄必當重重酬謝王慶聽罷

大喜謙讓了一回龔端同弟隨即拜王慶爲師當晚直飲
至盡醉方休乘涼歇息次日天明王慶乘着早涼在打麥
場上點撥龔端拽拳使腿只見外面一箇人背叉着手踱
將進來喝道那里配軍敢到這里賣弄本事只因走進這
箇人來有分教王慶重種太禍胎龔端又結深仇怨真是
禍從浮浪起辱因賭博招畢竟走進龔端莊裏這箇人是
誰且聽下回分解

評 宋江父子林冲夫婦比王慶父子夫婦如何不登
義方刑于之義者宜熟讀此回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一百三回

張管營因妾弟喪身

范節級表兄醫臉

話說王慶在龔家村龔端莊院內乘着那杲日初升清風
徐來的涼晨在打麥場上柳陰下點撥龔端兄弟使拳拽
腿忽的有箇大漢子禿着頭不帶巾幘縮箇丫髻穿一領
雷州細葛布短做衫繫一條單紗裙子拖一雙草涼鞋兒
捏着一把三角細蒲扇仰昂着臉背叉着手擺進來見是
箇配軍在那里點撥他昨日已知道邨東鎮上有箇配軍
贏了使鎗棒的恐龔端兄弟學了觔節開口對王慶罵道

你是箇罪人，如何在路上挨脫？在這裡哄騙人家子弟，王慶只道是龔氏親戚，不敢回答。原來這箇人正是東村黃達，他也乘早涼，欲到龔家村西盡頭柳大郎處討賭帳，聽得龔端村裏吆吆喝喝，他平日欺慣了龔家弟兄，因此逕自闖將進來。龔端見是黃達，心頭一把無明火高舉，三千丈按納不住，大罵道：「駢牛射出來的賊，七八前日賴了我賭錢，今日又上門欺負人。」黃達大怒，罵道：「搗你娘的腸子，丟了蒲扇，提了拳頭，搶上前望龔端劈臉，便打王慶聽他兩箇出言吐氣，也猜着是黃達了，假意上前來勸，只一柳望黃達膀上打去，黃達撲通的擰箇脚梢，天掙扎不迭，被

龔端龔正并兩箇莊客一齊上前按住，拳頭脚尖將黃達脊背胸脯肩胛脇肋膀子臉頰頭額四肢無處不着，拳脚只空得箇舌尖兒當下衆人將黃達踢打一箇沒算數，把那葛敞衫紗裙子扯的粉碎，黃達口裏只叫道：「打得好，打得好，赤條條的一毫絲線兒也沒有在身上，當有防送公人。」孫琳賀吉再三來勸，龔端等方纔住手。黃達被他每打壞了，只在地上喘氣，那里掙扎得起。龔端叫三四箇莊客把黃達扛到東村半路上草地裏撒下，赤日中晒了半日。黃達那邊的鄰舍莊家出來芸草遇見了，扶他到家臥床，將息。央人寫了狀詞去新安縣投遞報辜，不在話下。却說

龔端等鬧了一箇早起叫莊客搬出酒食請王慶等喫早
饅王慶道那厮日後必來報仇厮鬧龔端道這賊亡八窮
出鳥來家裏只有一箇老婆左右鄰里只得他的膂力今
日見那賊亡八打壞了必不肯替他出力氣若是死了拚
箇莊客償他的命便喫官司也說不得若是不死只是箇
互相厮打的官司今日全賴師父報了仇師父且喝盃酒
放心在此一發把鎗棒教導了愚弟兄必當補報龔端取
出兩錠銀各重五兩送與兩箇公人求他再寬幾日孫琳
賀吉得了錢只得應允自此一連住了十餘日把鎗棒勛
箭盡傳與龔端龔正因公人催促起身又聽得黃達央人

到縣裏告准龔端取出五十兩白銀送與王慶到陝州使
用起箇半夜收拾行囊包裹天未明騎離了本莊龔端叫
兄弟帶了若干銀兩又來護送於路無話不則一日來到
陝州孫琳賀吉帶了王慶到州衙當廳投下了開封府文
牒州尹看驗明白收了王慶押了回文與兩箇公人回去
不在話下州尹隨即把王慶帖發本處牢城營來公人計
收管回話又不必說當下龔正尋箇相識將些銀兩替王
慶到管營差撥處買上囑下的使用了那箇管營姓張雙
名世開得了龔正賄賂將王慶除了行枷也不打甚麼殺
威棒也不來差他做生活發下單身房內由他自在出入

不覺的過了兩箇月時遇秋深天氣忽一日王慶正在單
身房裏閑坐只見一箇軍漢走來說道管營相公喚你王
慶隨了軍漢來到點視廳上磕了頭管營張世開說道你
來這里許多時不曾差遣你做甚麼我要買一張陳州來
的好角弓那陳州是東京管下你是東京人必知價直真
假說罷便向袖中摸出一箇紙包兒親手遞與王慶道紋
銀二兩你去買了來回話王慶道小的理會得賺了銀子
來到單身房裏拆開紙包看那銀子果是雪丟將等子稱
時反重三四分王慶出了本營到府北街市上弓箭舖中
止用得一兩七錢銀子買了一張真陳州角弓將回來張
管營已不在廳上了王慶將弓交與內宅親隨伴當送進
去喜得落了他三錢銀子明日張世開又喚王慶到點視
廳上說道你却幹得事來昨日買的角弓甚好王慶道相
公須教把火來放在弓廂裏不住的焙方好張世開道這
箇曉得從此張世開日日差王慶買辦食用供應却是不
比前日發出現銀來給了一本帳簿教王慶將日逐買的
都登記在簿上那行鋪人家那箇肯賒半文王慶只得取
出已財買了送進衙內去張世開嫌好道歉非打卽罵及
至過了十日將簿呈遞稟支價銀那里有毫忽兒發出來
如是月餘被張管營或五棒或十棒或二十或三十前前

後後總計打了三百餘棒，將兩腿都打爛了。把龔端送的五十兩銀子，賠費得罄盡。一日王慶到營西武功牌坊東側首一箇修合丸散賣飲片兼內外科撮熟藥，又賣杖瘡膏藥的張醫士鋪裏，買了幾張膏藥貼療杖瘡。張醫士一頭與王慶貼膏藥，一頭口裏說道：張管營的舅爺龐大郎前日也在這裏取膏藥貼治右手腕，他說在邗東鎮上跌壞的，咱看他手腕像箇打壞的。王慶聽了這句話，忙問道：小人在營中如何從不曾見面？張醫士道：他是張管營小夫人的同胞兄弟，單諱箇元字兒。那龐夫人是張管營最得意的那龐大郎好的，是賭錢，又要使鎗棒耍子，虧了這

箇姐姐常照顧他。王慶聽了這一段話，九分猜是前日在柏樹下被俺打的那厮，一定是龐元了。怪道張世開尋罪過擺布俺，王慶別了張醫士，回到營中，密地與管營的一箇親隨小厮買酒買肉的請他，又把錢與他慢慢的密問龐元詳細。那小厮的說話與前面張醫士一般，更有兩句備細的話，說道：那龐元前日在邗東鎮上被你打壞了，常在管營相公面前恨你，你的毒棒只恐元是不能免理。正是

好勝誇強是禍胎

謙和守分自無災

只因一棒成仇隙

如今加利奉還來

當下王慶問了小廝備細，回到單身房裏，歎口氣道：「不怕官，只怕管。」前日偶爾失口，說了那廝贏了他棒，却不知道是管營心上人的兄弟。他若擺布得我要緊，只索逃走。他處再作道理，便悄悄地到街坊買了一把解手尖刀，藏在身邊，以防不測。如此又過十數日，幸得管營不來呼喚，棒瘡也覺好了些。忽一日，張管營又叫他買兩疋段子。王慶有事在心，不敢怠惰，急急的到鋪中，買了回營。張管營正坐左點視廳上，王慶上前回話。張世開嫌那段子顏色不好，尺頭又短，花樣又是舊的，當下把王慶大罵道：「大胆的奴才，你是箇囚徒，本該差你挑水搬石，或鎖禁在大鏈子上。」

今日差遣你奔走，是十分擡舉你，你這賊骨頭，却是不知好歹，罵得王慶頓口無言，插燭也似磕頭，求方便。張世開喝道：「權且寄着一頓棒，速將段疋換上好的來。限你今晚回話。若稍遲延，你須仔細着那條賊性命。」王慶只得脫下身上衣服，向解庫中典了兩貫錢，添錢買換上好的段子，抱回營來。跋涉久了，已是上燈後了，只見官門閉着。當直軍漢說：「黑夜裏誰肯擔這干係，放你進去。」王慶分說道：「家管營相公遣差的，那當直軍漢那里肯聽。」王慶身邊尚有剩下的錢，送與當直的，方纔放他進去。却是又被他纏了，一回捧了兩疋段子，來到內宅門外，那守內宅門的說道：

管營相公和大奶奶廝鬧在後面小奶奶房裏去了，大奶奶却是利害得緊，誰敢與你傳話？若是招非王慶，思想道他限着今晚回話，如何又恁般抗拒我，却不是故意要害我？明日那頓惡棒，怎脫得過這條性命？一定送仁那賊亡八手裏，俺被他打了三百餘棒，報答那一棒的仇恨也。噫了，前日又受了龔正許多銀兩，今日直恁如此翻臉擺布俺那王慶，從小惡逆生身父母也，再不來觸犯他的當下逆性，一起道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一不做，二不休，挨到更餘，營中人及衆囚徒都睡了，悄悄地蹙到內宅後邊，爬過牆去，輕輕的拔了後門的栓兒，藏過一邊，那星光之

下，照見牆垣內東邊有箇馬廐，西邊小小一間屋，看時，乃是箇坑廁。王慶掇那馬廐裏一扇木柵，豎在二重門的牆邊，從木柵爬上牆去，從牆上抽起木柵，豎在裏面，輕輕溜將下去，先拔了二重門栓，藏過木柵裏面，又是牆垣，只聽得牆裏邊笑語諠譁。王慶蹙到牆邊，伏着側耳細聽，認得是張世開的聲音。一箇婦人聲音，又是一箇男子聲音，却在那里喝酒閒話。王慶竊聽多時，忽聽得張世開說道：「舅子，那廝明日來回話，那條性命只在棒下，又聽得那箇男子說道：『我算那廝身邊東西也七八分了，姐夫須決意與我下手，出這口鳥氣。』」張世開答道：「只在明後日教你快活。」

死雨逢月
是判然

罷了那婦人道也殺了你每也索罷休那男子道姐姐說
那里話你莫管王慶在牆外聽他每三箇一遞一句說得
明白心中大怒那一把無明業火高舉三千丈接納不住
恨不得有金剛般神力推倒那粉牆搶進去殺了那厮每
正是
爽口物多終作病
快心事過必為殃
金風未動蟬先覺
無常暗送怎隄防
當下王慶正在接納不住只聽得張世開高叫道小厮點
燈照我往後面去登東廝王慶聽了這句連忙掣出那把
解手尖刀將身一堆兒蹲在那株梅樹後只聽得呀的一

聲那裏面兩扇門兒開了王慶在黑地裏觀看却是白逐
透透消息的那箇小厮提箇行燈後面張世開擺將出來

不知暗裏有人望着前只顧走到了那二重門邊罵道那
些奴才每一箇也不小心如何這早晚不將這拴兒拴了

那小厮開了門照張世開方纔出得二重門王慶悄悄的
挨將上來張世開聽得後面脚步响回轉頭來只見王慶

右手掣刀左手又開五指搶上前來張世開把那心肝五
臟都提在九霄雲外叫聲道有賊說時遲那時快被王慶

早落一刀把張世開齊耳根連頸子砍着撲地便倒那小
厮雖是平日與王慶厮熟今日見王慶拿了明晃晃一把

刀在那裏行兇急的，不怕，却待要走，兩隻腳一似釘住了。再要叫時，口裏又似啞了的，喊不出來，端的驚得呆了。張世開正在拚命，王慶趕上，照後心又刺一刀，結果了性命。龐元正在姐姐房中喫酒，聽得外面隱隱的聲喚，點燈不迭，急跑出來看視。王慶見裏面有人出來，把那提燈的小廝只一脚，那小廝連身帶燈跌去，燈火也滅了。龐元只道張世開打小廝，他便叫道：「姐夫如何打那小廝？」却待上前來勸被王慶飛搶上前，暗地裏望着龐元一刀刺去，正中脇肋。龐元殺猪也似喊了一聲，擲翻在地。王慶揪住了頭髮，一刀割下頭來。龐氏聽得外面喊聲兇險，急叫丫嬛

點燈，一同出來照看。王慶看見龐氏出來，也要上前來殺你。道有恁般怪事，說也不信。王慶那時轉眼間，便見龐氏背後有十數箇親隨伴當，都執器械趕喊出來。王慶慌了手脚，捨出外去，開了後門，越過營中後牆，脫下血污衣服，揩淨解手刀，藏在身邊，聽得更鼓已是三更。王慶乘那街坊人靜，蹣跚到城邊，那陝州是座土城，城垣不甚高濠，塹不甚深。當夜被王慶越城去了，且不說王慶越城，再說張世開的妾龐氏，只同得兩箇丫嬛，點燈出來照看。原無甚麼伴當同他出來，他先看見了兄弟龐元，血涿涿的頭在一邊，體在一邊，唬得龐氏與丫嬛都面面相覷，正如分開八

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水半晌價說不出話當下龐氏
三箇連跌帶滾戰戰兢兢的跑進去聲張起來叫起裏面
親隨外面當值的軍牢打着火把執着器械都到後面照
看只見二重門外又殺死張管營那小廝跌倒在地尚在
掙命口中吐血眼見得不能殼活了衆人見後門開了都
道是賊在後面來的一擁到門外照看火光下照見兩疋
采段拋在地下衆人齊聲道是王慶連忙查點各囚徒只
有王慶不在當下鬧動了一營及左右前後鄰舍衆人在
營後牆外照着血污衣服細細簡認件件都是王慶的衆
人都商議趁着未開城門去報知州尹急差人搜捉此時

食積不忠之報

已是五更時分了州尹聞報大驚火速差縣尉簡驗殺死
人數及行兇人出沒去處一面差人教將陝州四門閉
點起軍兵并緝捕人員城中坊廂里正逐一排門搜捉兇

妙官府

人王慶閉門鬧了兩日家至戶到逐一挨查並無影跡州

尹押了文書委官下該管地方各處鄉保都村排家搜捉
緝捕兇首寫了王慶鄉貫年甲貌相模樣畫影圖形出一
千貫信賞錢如有人知得王慶下落赴州告報隨文給賞
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食宿者專發到官與犯人同罪遍
行鄰近州縣一同緝捕且說王慶當夜越出陝州城孤扎
起衣服從城濠淺處走過對嶺心下思想道雖是逃脫了

性命却往那里去躲避好。此時是仲冬將近，葉落草枯，星光下看得出路徑。王慶當夜轉過了三四條小路，方纔有條大路，急忙忙的奔走。到紅日東升，約行了六七十里，却是望着南方行走。望見前有人家稠密去處，王慶思想身邊尚有一貫錢，且到那里買些酒食喫了，再算計投那里去。不多時走到市裏，天氣尚早，酒肉店還未開哩。只有朝東一家屋簷下掛箇安歇客商，破燈籠兒是那家。昨晚不曾收得門兒，兀是半開半掩。王慶上前呀的一聲推進門去，只見一箇人兀未梳洗，從裏面走將出來。王慶看時認得這箇乃是我毋姨表兄院長萬全。他從小隨父親在

房州經紀得利，因此就克做本州兩院押牢節級。今春三月中到東京公幹，也在我家住過幾日。當下王慶叫道：「哥哥別來無恙。」范全也道：「是像王慶兄弟，見他這般模樣，臉上又刺了兩行金印，正在疑慮，未及回答，那邊王慶見左右無人，托地跪下，道：「哥哥救兄弟。」則箇范全慌忙扶起道：「你果是王慶兄弟麼？」王慶搖手道：「禁聲。」范全會意，一把挽住王慶袖子，扯他到客房中，却好范全昨晚揀質的是獨宿房兒。范全悄悄地忙問兄弟何故如此模樣。王慶附耳低言的將那與官司刺配陝州的事，述了一遍。次後說張世開報仇忒狠毒，昨夜已是如此如此。范全聽罷大驚躊躇。

大勾當
此說得

了一回急急的梳洗喫飯，弄還了房錢飯錢，商議教王慶只做軍牢跟隨的人，離了飯店，投奔房州來。王慶于路上問范全爲何到此，范全說道：「蒙本處州尹差往陝州州尹處投遞書札，昨日方討得回書，隨即離了陝州。因天晚在此歇宿，却不知兄弟正在陝州，又做出恁般的事來。」范全同了王慶，夜止曉行，潛逃到房州，纔過得兩日，陝州行文挨捕兇人王慶，范全捏了兩把汗，回家與王慶說知城中必不可安身，城外定山堡東，我有幾間草房，又有二十餘畝田地，是前年買下的，如今發幾箇莊客在那里耕種，我兄弟到那里躲避幾日，却再弄計范全到黑夜裏引王慶

出城，到定山堡東草房內藏匿，却把王慶改姓，更名叫做李德，范全思想王慶臉上金印不穩，幸得昔年到建州間，得神醫安道全的名，用厚幣交結他，學得箇療金印的法兒，却將毒藥與王慶點去了，後用好藥調治，起了紅疤，再將金玉細末塗搽調治，二月有餘，那疤痕也消磨了，光陰荏苒，過了百餘日，却是宣和元年的仲春了，官府挨捕的事，已是虎頭蛇尾前，繫後慢，王慶臉上沒了金印，也漸漸的闖將出來，衣服鞋襪都是范全周濟他，一日王慶在草房內悶坐，忽聽得遠遠地有誼譁厮鬧的聲，王慶便來問莊客，何處恁般熱鬧，莊客道：「李大官不知這里西去一里

有餘，乃是定山堡內段家莊段氏兄弟向本州接得箇粉頭搭戲臺說唱諸般品調。那粉頭是西京來新打撻的行院色藝雙絕，賺得人山人海價看。大官人何不到那里賒一賒。王慶聽了這話，那里耐得腳住，一逕來到定山堡。只因王慶走到這箇所在，有分教：配軍村婦諧姻眷，地虎民殃毒一友。畢竟王慶到那里觀看，真箇有粉頭說唱也不。且聽下回分解。

評黃達王慶，喫打張世開。龐元被害孽，由自作禍是。已求龐氏良心，纔萌卽免大禍。天道報施，如響應。聲如影隨形。

